

又是一个春天

○郭代模

又是一个春天，
如期赴约；

带着绚丽的春光，

带着和煦的春风，

带着酥甜的春雨，

为冰河解冻，

为大地披绿，

为诗人润笔。

又是一个春天，

却滋生歧义；

既有昔日的辉煌，

又有突袭的惊奇，

既有传统的诠释，

又有带菌的变异，

非典——SARS，

给中国带来敌意！

于是啊又一次，
国歌响彻神州大地！

我们万众一心，

凝聚起泰山般的意志；

我们和衷共济，

筑起新的长城万里；

我们向非典宣战；

看铁帚扫处非典绝迹，

让中国的春天永远明丽！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财政杂志社）

这样想着我快步走上前仔细一瞧，只见那花猪嘴里不停地喘粗气还伴着白沫腥子，鼻孔向外流着带血的粘液，腿脚不停地抽搐。

“这猪是典型的中了暑，快不行了”，我寻思着得赶快采取降温等应急措施……

“老乡，这是谁家的猪，非要宰？”我边询问边蹲下身摸了摸花猪发烫的体表。

几个村民见我走上前，便放慢了手里的忙活，七嘴八舌地嘀咕：

“老五这回又坏了，逮了个正着。”

“你说老五也真背运，这畜牲是他花千多元购回的种猪，本指望养大了能靠配种赚点钱，谁知还未见收，就发了瘟。”

“可不是吗，听说还请兽医打了几十元的青霉素都不管用，他原来想趁早宰了还能吃几顿肉，再晚了没放血的死猪只有生生埋掉，还不可惜？哎，这下倒好，偏偏又遇上了收税的，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……”

“哦，不对呀，如今税费改革不是取消屠宰税了吗？”……

原来这是头种猪，兽医将中暑误诊为感染，还打了抗生素？他们见

我一身制服，便把我当成了曾经管屠宰税的地税所同志。

其中一个大声冲屋里喊：“老五，扯税票了吗？来了个收税的。”

“哎，我今儿算倒霉透了。”这时从屋里走出来一个身着白色短褂，蓄着络腮胡子的黑脸汉子，上下打量着我，“哟，还是个新来的哩。”

“老伯，这是您家的猪？这猪……”我使劲扳开花猪紧闭的双眼刚要开口询问。谁知汉子提高嗓门大声冲我嚷开了：“哼，今儿想收我的屠宰税，没门！你没看这猪都快不行了，早点宰了还能整点肉，你倒好，这时还来找我扯税票，告诉你，省里《致农民的一封信》明明白白地说取消屠宰税了，你们收税的倒好，带头违反税费改革政策，今儿我不打电话举报你，算是便宜你了……，哼，你们几个甭管，别耽误时间了，先宰，先宰……”汉子边说边向他们几个挥手示意。

这边几个帮忙的村民听罢就将花猪朝案几上摞，我抢上前一把夺过屠夫手中的刀。

“老伯，听我一句，我今儿不是来收税的，我能救活这头猪。”说罢我拽过花猪的一只耳朵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摸出半截钉书针刺穿

了花猪的耳尖，潮红的鲜血流了出来……

“请把它抬到那边去！”我指着猪栏旁边的几棵大树下面招呼他们。

几位村民见我不象是闹着玩的，齐齐凑过来帮我，我叫他们找来凉水和白酒，一边用凉水兑了白酒为花猪周身擦拭降温，一边吩咐汉子就近买些强尔心、氯丙嗪和十滴水，为花猪做了注射和灌服……

渐渐地，花猪不再喘粗气，抽搐也慢慢减弱了。

约莫两个小时过后，花猪来了精神，竟摇摇晃晃的站了起来，还大口大口喝起了汉子家准备的稀米粥……

看着花猪已经脱离了危险，我给汉子讲解了一些夏季牲畜防暑的常识，嘱咐他怎么照顾这只病猪和如何给猪按时服药，末了，我还称赞了汉子对现行税费改革政策的理解，并鼓励他要向周围村民多宣传，做个义务税改宣传员……汉子听着，不住地点头，脸上分明写满羞愧。

待我匆匆离去之时，已是傍晚时分，暮色愈来愈浓，而我的心却越走越亮堂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竹溪县财政局）